

蘇聯名劇譯叢

骨肉之間

焦菊隱譯

高爾基著

天下圖書公司

861(2)
00147

骨 肉 之 間

著者 野 矢 浩一
編輯 野 矢 浩一

1940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 東京・五反田 —

骨肉之間

原作者 高爾

翻譯者 焦菊

發行者 葛一

出版者 天下圖書公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二月
北京第一版



M · 高 爾 基

28-III-1868—18-VI-1936

★蘇聯名劇叢★

莫斯科性格

光榮

布利喬夫

骨肉之間

夫婦

栗子樹下

在某一國家內

帶槍的人

幸福

廣場上的獅子

生命在呼喊

暴風雨

梭弗洛諾夫著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蕭三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上海總圖路五二〇弄二五號

骨肉之間

一九五〇年二月華北二版

定價：四元七角

人物

杜妮雅——塞萊茲諾夫家庭的一個遠門親戚。

黎芭——塞萊茲諾夫家裡的一個女傭人。

娃莎·斐特洛芙娜·塞萊茲諾瓦——札卡爾·塞萊茲諾夫的妻子。

米凱爾·瓦西里埃夫——塞萊茲諾夫的生意經理人。

巴威爾·塞萊茲諾夫——娃莎的兒子。

娜妲里雅——西米昂·塞萊茲諾夫的妻子。

西米昂·塞萊茲諾夫——娃莎的兒子。

蒲洛考爾洛·塞萊茲諾夫——娃莎的小叔子。

莉烏德米拉（莉烏妲）——巴威爾·塞萊茲諾夫的妻子，米凱爾·瓦西里埃夫的女

兒。

安娜——娃莎的女兒。

阿妮西雅——塞萊茲諾夫家裏的一個女傭人。

第一幕

寒萊茲諾夫家裏。一間大屋子，又是娃莎的臥房，又是她的私人辦公室。房角放着一張床，用被子遮住。左邊，一張書桌，上面亂堆着文件，用瓷磚當作鎖紙壓着。近處，又放着一張長腿的高桌子。這張桌子後面，靠窗口下邊，放着一把沙發。室內有幾盞燈，都罩着綠色燈罩。右角上，一座瓷磚砌的火爐。爐旁放着一座保險箱，又開着一道通向私人小禮拜堂的門。幔子上用針扣着紙，誰一走過幔子前邊，那些紙就會沙沙的響。後邊，一道敞開的寬門，那邊是飯廳，中間擺着一張飯桌，桌頂上懸着一盞燭架燈。書桌上點着一盞蠟燭。

正是冬季某一天的清晨。杜妮雅正在飯桌上擺着吃茶的用具。黎芭端着冒熱氣的茶爐進來。

杜妮雅：（輕輕的聲音）她回來了嗎？

黎芭：沒有。

杜妮雅：我的天！如今可不知道又要出什麼事呢？

黎芭：那我怎麼知道？

（黎芭走進娃莎的臥房裏來，往四下看着。娃莎從小禮拜堂的門走進，整整眼鏡，理理兩鬢的頭

髮。看一看書桌牆上的鐘。

娃莎：你爲什麼這麼晚才擺桌子？你看，已經八點一刻了。

黎芭：札卡爾·伊凡諾維契一大早晨又不好啦。

娃莎：（走向書桌前）有打給我的電報來嗎？

黎芭：沒有。

娃莎：都起來了嗎？

黎芭：巴威爾、塞萊洛維契還沒有上床睡呢——

娃莎：他不舒服嗎？

黎芭：莉烏德米拉·米凱羅芙娜昨天晚上沒有回家來睡。

娃莎：（低着聲音）說話留點神，黎芭。你等着我的！

黎芭：（吓了一跳）我哪聽錯啦？

娃莎：錯的倒不算多，就是你拿不順心的消息當有趣來告訴我這麼一點錯。

黎芭：娃莎，麥特洛芙娜！我告訴你這消息，只是爲了——

娃莎：還不快去——叫大家來吃茶。杜妮雅，把我的茶杯放到這兒來。等一等，黎芭。如果莉烏德米

拉還睡着的話，就不用叫醒了她，你聽明白了嗎？她昨天晚上在她父親家裏過了一夜。把他

叫到我這兒來——

杜妮雅：（送進一杯茶來）早安，親愛的娃莎！

娃莎：早。

杜妮雅：啊，親愛的娃莎。札卡爾昨天晚上一整夜的情形可太不好。

娃莎：他說了什麼啦嗎？

杜妮雅：還說什麼呢！他只管眨迷着眼睛。什麼也來不及了。

娃莎：留著點神，去聽聽大家對藉烏德米拉都說些什麼。去吃茶去吧。

（杜妮雅回到飯廳裏去。娃莎兩隻胳膊肘支在書桌上，把眼鏡推到額上，皺起眉來，嘴唇直在動。米凱爾走近來。）

米凱爾：早安哪。

娃莎：你的女兒到哪兒去啦？你可真算個好父親！

米凱爾：我能有什麼辦法呢——這我可管不了啊。

娃莎：我們可把我這個兒子毀了。

米凱爾：把我的女兒也毀了。

娃莎：如今只好讓大家認為她是在你那裏過的夜了——

米凱爾：這我懂得。

娃莎：我簡直想揪掉她的頭髮——（臉上露出笑容）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是不是？

米凱爾：（嘆了一口氣）沒有用處。說起來也不能怪她。她當初嫁給巴威爾，並不是出於自己心甘情願。當初你也明白這種婚姻是不會行的。

娃莎：（柔和的聲調）得啦，別說啦，淘氣的孩子。札卡爾怎麼樣啦？

米凱爾：不好。

娃莎：（低聲說）那張遺囑他簽不了嗎？

米凱爾：簽不了。只好由我去簽了。

娃莎：神父同意了嗎？

米凱爾：同意了。得花五百盧布。

娃莎：噢，那好哦。這倒是神父撈錢的一個機會。別人呢？

米凱爾：一切都安排妥當了。

娃莎：（嘆了一口氣）等這一步完全辦妥之後，我們再決定怎麼對付這些孩子們吧。

米凱爾：還總得辦。不然也許會有麻煩的。

娃莎：（癡思着）安娜還沒有到——也沒有打電報來。杜妮雅，再倒點茶來。（巴威爾走進飯廳。）

那屋裏是誰進來啦？

巴威爾：是我。

娃莎：噢，巴威爾呀——你爲什麼躲躲閃閃的？你應當走進來向你母親道一聲早安呀！

巴威爾：（向姓莎的房間走去）很好。早方！噢，您也在這兒嗎，岳父！你的女兒到哪兒去啦？

米凱爾：（不和悅地）這我還正要問你呢——教堂和法律都把題交到你手裏作你的太太的。那你應

當問你自己呀？

姓莎：米凱爾，瓦西里坎維契，你去吧！

（米凱爾走出去。）

巴威爾：（向著米凱爾的背影說）問我自己？是該當問我自己麼？（衝向他的母親面前）我的親母親

呵。我覺得丟臉極啦——這我受不了——幫幫我的忙吧——你愛我不是？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姓莎：得啦，得啦——別爲這件事情煩惱。等等瞧。

巴威爾：還有什麼可等的？我可再也受不下去了。

姓莎：我老早告訴過你，她配你是不合適的。你當初就應該娶一個穩重樸素的女孩子——

巴威爾：也要個怪物嗎？我自己是一個怪物，就應該也娶一個怪物當老婆嗎？娶一個又癩又醜的嗎？

姓莎：（把臘燭吹熄）別說啦。如果今晚你講流淚的故事給人聽，人家是要發笑的。別再說啦，好兒子。

巴威爾：我的天！怎麼葉萊茲諾夫的老婆會是個不正經的女人呢！這難道不叫你心酸得要滴血嗎，母親？這難道不叫你覺得丟臉嗎？

娃莎：叫你別說了。好啦吧！去吃茶去吧。（她走進飯廳去。向杜妮雅說）你爲什麼不把亮兒吹滅了

呢，你這個修道院的小尼姑！

巴威爾：母親啊！給我一點錢。我要進城去——這裏我呆不下去了——我呆不下去了。

娃莎：你父親躺在床上正要死，你還要進城去嗎？你怎麼單想這麼做呢？你這麼聰明的一個人！

巴威爾：那你可叫我怎麼辦呢？

（他一下倒在沙發上哭起來。娜姐里雅進了飯廳，走到娃莎面前，吻她的手。）

娃莎：睡過火兒了吧？

娜姐里雅：我昨晚陪着父親陪到三點鐘。（仔細聽，發着害怕的調子）是誰在哭啊？

娃莎：巴威爾，你不睜眼！你這樣簡直像一個糊塗的瘋女人了。

娜姐里雅：（一邊走進娃莎的房間）爲了什麼呀，巴威爾？杜妮雅，拿一杯水來。

娃莎：哎呀，老天爺！（杜妮雅遲疑地望着她）喂，叫你做什麼來着？給他點水喝。 咳，巴威爾，

簡直叫我恨不得把你藏起來才好，免得——

巴威爾：是嘍，我明白啦——你並不是爲我遇上的事情覺着丟臉，是我這個人樣兒給你丟臉。娜姐里

雅，別看着我，躲開我——我什麼也不要。

娜姐里雅：回到你自己的房間裏去——你是個男子漢，怎麼好哭呢。

巴威爾：別挨我——我招你討厭——我是個癩子——我的老婆又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

（巴威爾正走出去，米凱爾進到飯廳裏來。他一邊糾着自己的八字鬍子，一邊用眼睛不高興地瞪着巴威爾的後影。）

娃莎：有什麼事？

米凱爾：（繼續走着，走進娃莎的房間）請到這邊來。

娃莎：怎麼？杜妮雅，出去一下。

米凱爾：莉烏德米拉昨天晚上是跟她叔叔公——

娃莎：（手扶着牆來撐持身體）是跟蒲洛考洛嗎？到哪兒去的呢？

米凱爾：到田上去的——

娃莎：跟他呀——我一度以爲他們私逃了呢。你這話叫我吓一跳——巴威爾知道嗎？

米凱爾：這總得要告訴他的——我心裏好煩，我又害怕。我的女兒毀了，我服務了一輩子的生意，

也就要瓦解了——

娃莎：（發着厭煩的聲音）別開玩笑——我可不開玩笑，是不是？

米凱爾：我沒有希望了，只要他有一天……

娃莎：（深思地）那麼說蒲洛考洛是打定主意要——

米凱爾：他跟誰都是敵人。

娃莎：不要像烏鴉這麼哇哇的叫，聽見了沒有。你說咱們的生意就要瓦解——那我們等着瞧吧！

米凱爾：（激起猛烈的情緒）大家都認為他和善，以為他是個有良心的人——哼，和善和良心——這兩樣東西我可真懂得。這兩樣我可全看見過——在生意上，這兩樣就如同機器裏邊滲進去的沙子。有誰需要和善的呀？沒有。這只不過是兒戲而已。我懂多少，就給我多少，別的誰也不理會。你很可以把那些溫柔的語言和好玩的態度收起來吧。一個人到沒有辦法引人注意的時候，才用良心來裝扮着要呢。而他這種戲弄，只能引得他周圍的人落淚——正經事也就沒有法子可以正當進行了——他是個有害的人，一點不假！

娃莎：（彷彿夢中醒來似地）你對他怎樣個辦法呢？

米凱爾：什麼？噢——

娃莎：那麼，說呀。

米凱爾（停頓一下）：我要等一等再看——你應當去看看你的丈夫去啦——

娃莎：你的話對。安娜還沒有電報來呢。

米凱爾：你爲什麼這麼盼望她來呢？

娃莎：（一邊走出去）別說了——你不懂得她。

米凱爾（跟在娃莎的身後）：這種日子真難過——

娃莎：要日子好過還不容易。不過只要一步走錯了路，人就會越過越差的。

（他倆個走出去。杜妮雅輕輕地進來，坐在桌子旁邊，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對自己咕噥着。）

杜妮雅：啊，主啊，保佑你的僕人們，可憐你的僕人們，叫他所做所為都順當吧。 狗，主啊！

（黎芭擠進來。）

黎芭：女主人呢？她來了。

杜妮雅：誰？安娜嗎？

黎芭：莉烏德米拉和她公公出去過了一整夜……哎喲，哎喲！這叫什麼事情啊！

（西米昂進來。）

西米昂：什麼事情啊？

黎芭：（一邊跑出去）唔，沒有什麼！我們東拉西扯！

西米昂：東拉西扯！自作聰明，自作聰明的東西！慢東西！來，杜妮雅，給我倒點茶來。

杜妮雅：早安呀，親愛的西尼亞。

西米昂：你也早啊。父親怎麼樣？

杜妮雅：咳，他很不好。

西米昂：哼 他這個罪可受得太久了。（打呵欠）大家都吃過茶了嗎？

杜妮雅：只有巴威爾沒有吃——他的太太昨天晚上在外間過的夜。

西米昂：（高興地一驚）她真的嗎？

杜妮雅：（興奮得一口氣倒出來）真的！是跟蒲洛考洛出去的，據說。啊，真的！

西米昂：不會吧，真的嗎？那一位鬍毛的叔叔公！你才不曉呢！他歷來追誰就準給追上！他是個機伶的傢伙，你信我的話好啵！

杜妮雅：好像他是追上了。這件事情可有多麼不體面——

西米昂：噫，如今巴威爾的臉面可往哪兒放！

（蒲洛考洛進來。）

蒲洛考洛：（他一邊走着進來，一邊自己咕嚕着）我要打你的耳光，你等着吧——

西米昂：打誰的耳光！

蒲洛考洛：打癩子的。這個醜惡的廢料！我的鴿子房裏又給放進一隻貓去啦。這個斜半個身子的小丑

兒！他把我氣得到現在兩條腿還發抖呢——

西米昂：（露着牙笑）你爲什麼這樣糊裏糊塗，眼睛也這樣痛紅的呀，你昨天晚上沒有脫衣服睡吧？

蒲洛考洛：（看看自己的周身）我嗎？是的。我是沒有脫衣服睡，見鬼的！我得去換換衣服。

西米昂：你當然得去換換了。

蒲洛考洛：給我倒點茶來，我的陰險的小鬚狗。哼，巴威爾，那個怪相的東西！他叫那隻貓咬死了我

三隻最好的鴿子。

西米昂：我不明白，他可有什麼懷恨你的地方呢？

蒲洛考洛：別說啦，算了吧，你！留點分寸，可別叫我要了你的命！他是個混蛋。他那個老婆應當上

舞台去演戲，或者幹那一類的事去——給他當老婆，他真不配。（黎芭進來）什麼事？

黎芭：經理問——

蒲洛考洛：什麼經理不經理，我管不着。不要在我這兒偷偷偵探事情——滾！

西米昂：（問黎芭）經理他要怎麼樣？

黎芭：（胆怯地）他問問是否能夠見一見——

蒲洛考洛：見見我嗎？不行。我是不能見的。你告訴他去，說他是個混蛋，又是個騙子。

（黎芭走出去。）

西米昂：（大笑着）騙子還能是混蛋嗎？

蒲洛考洛：告訴你，我的孩子，在我們家鄉，就連騙子也都不太聰明。

西米昂：我喜歡看你心緒不好時候的樣子——你簡直可笑得厲害！

蒲洛考洛：謝謝你。你有一個政治家的腦子，我的朋友，你真是有政治家的腦子。

（莉烏德米拉，穿著一件桃紅衣進來。）

莉烏德米拉：早安。杜妮雅一聲不響地鞠了一躬；西米昂呵踏著腳後跟，直在露著牙齒笑；蒲洛考

洛撻著上脣，嘎嘎著。我要去吃牛奶去。西米昂，什麼事招你這麼高興？

西米昂：萬物一見了你的樣子就都得高興。

蒲洛考洛：畜生也會高興的。